

田蒙齋先生書

五竹清
題籤

上

靜觀自得軒藏

ル 5
4017
1



15
4017
1

序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隆窪財賦之豐吝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資於治術矣而文采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擷蟲魚草木之華多宮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聲之衰颯亦復淒涼悲慨嚼微舍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則不然先生之書蓋專爲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海之內爲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謂平原曠埜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衰艾其人自軍屯衛所官戶戍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衛其故鄉無不自稱爲寓

010189012310

客其真黔產者則皆苗獯犵狁之種劫掠仇殺獷悍難馴易於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方之瘠薄者尙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倚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夫國家亦何事於黔哉吾聞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壤無可供天府之藏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懷柔之術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沉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其爲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循里之險易必詳之所以謹慎伺嚴往來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遂者必分別誌之所以慎封守飭固圉也夫治蠻徼者審其地利察其人情始焉必

無以啟之而繼焉必有以制之慎稽其出入之門戶熟悉其黨與之離合防其阨塞絕其勾連禁其剽掠審其器械材力之長短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其習俗相樂於其燕閒羣苗勿驚於擾索土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啟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重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羈縻撫綏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以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卽可永爲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爲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英偉之才深沉之識具雄奇而擅輿博者又實爲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藻麗是故椎巖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

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渥洼之產雄於冀北以及丹砂卉革砮礮雄黃之屬皆豔稱而悉數之使人之視黔以為名邦以為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天末一隅為曹鄴之無譏于季札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意長乎後之讀是書者既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稽舍之狀酈元之注雁日而語哉至於龍塲之祠記尊昔先民而不以異同相詆訾則尤崇獎激厲之盛心矣嘉炎來黔受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攜取而各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述之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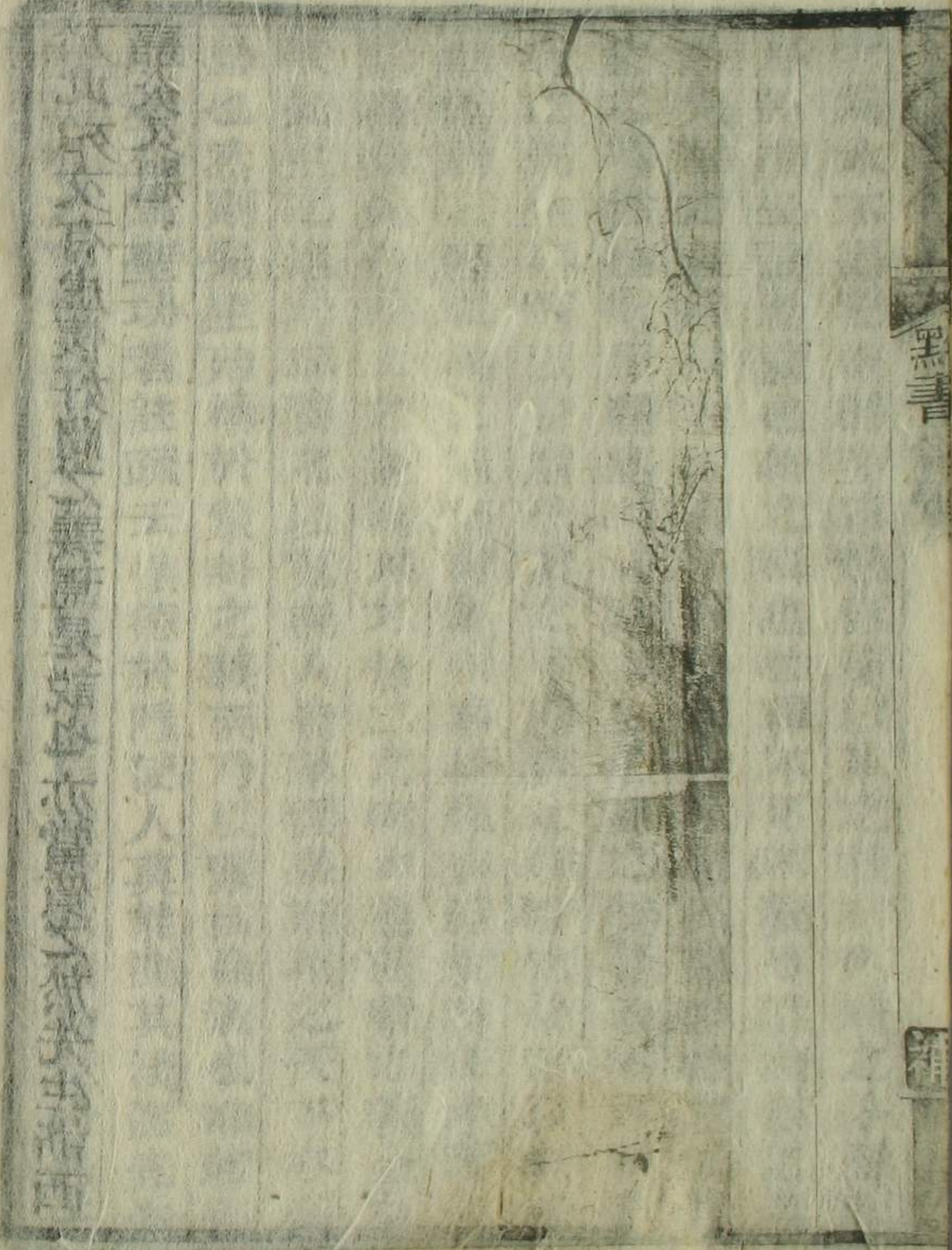
路於此矣因樂為之序以附不朽云康熙庚午九月浙

徐嘉炎華隱序

德州田綸霞先生由撫吳徙鎮黔中自號曰蒙齋而屬余為之說余考易之蒙卦上艮下坎坎之陽爻為九二其辭曰包蒙吉艮之陽爻為上九其辭曰擊蒙利禦寇蓋九二以一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繫之以包有含容之義含容者非徒事於禴將以教愚為涵育者也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繫之以擊有奮迅之意奮迅者非徒事於斷將以時行為變革者也使徒事於禴則弛而不嚴而剛柔不可以相接徒事於斷則慘而不舒而上下不能以皆順夫子之象皆治蒙之効也然治蒙之術以教

育爲本不得已而時至事起則變以革之故有內外之分焉而序卦亦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然則包之者居先擊之者居後義固有不可易者先生自吳來黔黔之民益蒙之甚者也菀愚闇塞而弗率厥迪者有之桀驚而不可馴者有之先生曰吾以身處乎蒙之中而與之相習然後可以無所拒無所不容以爲之包而可無所事於擊蓋擊蒙者任才而包蒙者必先任德上之過剛誠不若二之剛中也而蒙之義全矣故先生之治黔率養之以寬而人皆革面舉而措之天下亦猶黔也然則先生殆精於蒙卦之義而乃以蒙自命者也耶若夫以養正爲聖功者註疏云懷德於隱使人莫能測其淺深先生則誠有之而豈余之所能淺窺乎或曰童蒙求我初筮告先生

於此殆文有虛懷好問之義焉是說也亦當質之於先生浙西嘉炎又題



黔書

上卷目錄

物建

設科

非學疏附

苗蠻種類部落

黔風

方言

平亂

鹽價

救火

牂牁江

方輿

改隸

定黔

苗俗

上官

治苗

積穀

米價附

禳火

山水

紫池

見越小牂牁

關索嶺

葛鏡橋

鐵鎖橋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白雲山

扇釣泉 賦附

白水巖

柳阮

象冢

涵碧潭

飛雲巖

雙井

碧雲洞

東山

甲秀樓

下卷目錄

濟火

人物名宦 孫文恭郭青螺記附

濟火

武鄉侯祠

神武祠碑 壯總辨附

奢香

詹廣文

許長史

陽明書院

淮陰侯後

張三

月溪

南霽雲康保裔

黑神廟

夏國公祠

碑

水西馬烏蒙馬

革器

朱砂 賦附

砮硯

雄黃

菡萏

邛竹

石花 賦

脆蛇

蜜箭柑



藥弩

蘆笙

藜草

凱里鉛

羊桃藤

雞縱

刺梨

蓮

紅梅丹桂

五九菊

魚

武侯錦

鹿

虎

紙

石

砂淋

斷腸草 斷腸烏

牡丹

紫薇

蠱毒

瘴癘

旱

土飯

竹米

芝妖

螞蟥

入通馬語 馬通人語

黔土制義附記



黔書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初建

貴州之得名始於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羅
 施羈縻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
 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而勿改
 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南三宣慰而別設都指揮使司於貴
 州領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威清平
 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赤水畢節永寧烏撒十八衛安南安甯
 平彝樂民摩泥普市白撒阿落密黃平九千戶所永樂十一年
 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



為布政使。傾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瑄巡撫貴州。成化三年始以程信為兵部尚書總督州湖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司。宏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二年改程番府為貴陽府。移治省城。萬曆二十年以安順州為安順軍民府。二十八年滅播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西地設開州一州。敷勇鎮西二衛於襄。脩文。赫聲。濯靈。定南。威武。息烽。柔遠八所。我朝順治十八年平馬。乃營設普安縣。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臨荆楚。西接蜀粵。南倚滇雲。亦西南之輿區也。雖華陽、黑水列在方州。而毒谿瘴嶺蔽日。尋雲一路

羊腸。裊空切漢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即以衣羽穴居。鳥言。惟蠻之倫。星羅而碁布。剌藥失響。大黃日尋。於攻剽格鬪。故雖以虞帝之聖。殷宗之賢。必七旬而後格。三年而後克。不甚難乎。莊躡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幾屬斷空。即或璧幣來玉。要亦羈縻勿絕而已。至明漸入版章。側肩內地。分符竹。建帥閭。東然稱藩焉。然其間賓叛不一。荒忽靡常。亦可戰而後有之。有之誠非易矣。奈之何。明臣何文淵、葉臺山乃欲效公孫宏賈捐之之議也。夫無黔則粵蜀之轄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魯公為政日。開國百里。豈未之前聞乎。今者海隅又安南人向化。亦知荒落之壤。無翠羽蠙珠。文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聖天子懷柔之道如是耳。

附錄

蜀杜光庭錄異記云李特字宗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皆出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有水而至於鹽場鹽場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其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曰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

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碣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尸城尸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尺餘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

改隸

貴州古梁州南境戰國隸於楚既隸於秦漢分隸牂牁犍爲武陵三郡荆益二州唐隸黔中荆南二衛采訪使晉天福五年附於楚宋至徽三年分隸荆湖劍南東西路元豐改隸湖北夔州

三路元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四行省明洪武初分隸雲南
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九所永樂十
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隸貴州布政司宣德中省烏羅新化二府
入黎平銅仁府萬曆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
衛隸貴州黎平府隸湖廣三十一年復以四衛隸湖廣黎平府
仍隸貴州我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越都勻普定四衛爲
縣省安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平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
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遠二府爲州省新興所入
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仍改偏橋鎮遠二衛隸貴州卽省鎮遠
衛入鎮遠縣二十六年裁都司改貴州衛貴州前衛爲貴筑縣
設縣治於省城改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地

省赫聲威武二所附之改平壩衛爲安平縣省柔遠所附之改
安南衛爲安南縣敷勇衛爲修文縣省修文濯靈於襄息烽四
所附之改永寧衛爲永寧縣省普市所附之改畢節赤水二衛
爲畢節縣設縣治於畢節地省興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
定縣各移州縣治於衛地又省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
安州偏橋衛入施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
大定府爲州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優否酌其宜犬牙之說桂蓋未可
膠也黔之幅貴亦甚褊矣在晉截楚移播而後成有加水田之
文雖則成衣然提襟則肘露而短方至晉也稽戶口考租庸不
足從邾莒之後而又錯之蠻髦之鄉加之兵燹青災之餘民不

餘十一焉賦不敵東南小郡焉說者謂宜割楚之辰洗蜀之遵義粵之泗城以益之然而職方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衛為縣軍則久已為民裁屯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清國家之立制誠至當矣

設科

附請建學疏

其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廣宣德元年詔雲貴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從巡按王杏給事中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試南北中卷數以雲貴入中卷我朝因之如舊論曰科自設自隋唐而貴州不與時無劉蛻天荒未易破也逮洪宣之季而合試始詔迄王田之請而鄉闈以分因額數之定

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士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人南宮之薦踵相接焉蓋自王文成鄒爾瞻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望的而趨握瑾以售正不乏人也我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闢門之典時昔加盛矣夫輪囷離奇可為萬乘之器腴腴脯腊尚供滋膳之需既列賢書豈艱上第此雖鼓舞人才者之責也然而黔之士曷亦勉乎哉

附請建學疏

題為聖德普洽寰區敬請脩舉學制以隆

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邇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我皇上道隆德盛典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藿之子

均沾教化秀頑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乎稱盛矣臣忝任
撫黔以敦崇學校為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
禮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簡略因循者曷可不乘時興舉
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
銅仁永從九縣尙俱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稟荒究
之士勵志芸牕登進無白臣借司道諸臣籌議建學育才誠
不可緩凡一切庀材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於額進童年查
貴筑為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放取十五名餘則概照
小學放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董率職官貴筑應
請部選訓導一員餘俱實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寔廣另
議專官臣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赤水五學近因裁衛歸併

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序
之定額為數較隘生童進取未免滯淹以故連名訴陳迄無
止息臣思五衛舊學先師之所式憑諸生之所景附何可
輕言汰併自應照舊即以貴定等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有
直隸延慶懷來之近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既裁或議
新學於初創臣非敢過瀆宸聰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
文治而後可以正人心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台
應仰籲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土風之厚彼蠢爾有苗
當無俟七旬而咸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歷係黔屬思
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兵之際將驛站
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昌迢遞川塗不下

二千五六百里資斧既艱而鼓柁洞庭駭浪驚濤士心恒多
畏阻臣赴任時身過其地同聲呼籲云兩科以來從無一士
能赴武昌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舊
制以示作養緣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臣謹具題
丁煒曰興起文教為撫綏邊荒第一要義先生入黔首上此
疏輒邀 明詔報可

定黔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為軍師已
而疑之乃改為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為安西將軍劉文秀為
撫南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盡次及
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值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次可望

率眾歲黜丁亥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兵四路被捕善洞
平威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雞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
月我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
寧叅議武右文率眾拒守城破被屠竝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
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鏞復貴陽城四月苗賊藍二糾眾反
陷澹潭黃平復圍平越總兵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偽忠國公
王祥與皮熊即羅聯芳構釁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之
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為祥所敗己丑正月偽總
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
為詞遣其前鋒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青崖白納燕樓
等箐洞破之旋散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國至

自滇與皮熊范鑛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陽辛卯三月可望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謁永歷請封爲秦王設行營各官及府州縣衛所官遣營官臨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走歿收其部數萬衆盡令歸由壬辰四月迎永歷於桂林置之安籠所凡永歷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月攻永寧侯天柱降十二月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取重慶及涪州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爲馮雙禮所搆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歷還滇丁酉八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白文選馬進忠兩變大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論曰張獻忠之起於秦一萑苻草竊耳寇晉豫入楚蜀轉掠江

右犯粵西二十餘年遂致燎原莫撲黔陽之地飽其餘毒矣然孫思歿而盧循尙存祿山亾而思明復熾克鋒虐焰所向無前民靡子遺尙可問乎窺其意雖盆子私奉聊假漢宗而北漢乞憐僅餘殘喘蓋不過挾之以自爲計耳卒之腹心內潰敵國盡在舟中蠻觸互爭虎兕逸於柙外鼎卵之局其何能久哉幸也天威之討將臨知幾之哲尚蚤降旗一片早出石頭夔峽三軍遂平蕭銑由於聖世之廓清遂貽黔民之樂利也迨後癸丑之冬又一騷動旋經底定而木瓜金筑之間歌昇平矣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鄒郢以上皆苗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仇則三楚之間皆蠻也黔俾處西南窮山深箐所

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爰稽其概莫大於
盧鹿莫悍於狛家莫惡於生苗何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
衆而地廣故力亦強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批九縱
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爲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何謂狛家五代
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卡尤一曰
青狛貴陽定番廣順皆青狛而安順鎮寧頂管則補籠卡尤也
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蘭興隆清平偏橋之九股都勻之紫姜天
壩九姓九名鎮遠之黑苗銅仁之紅苗黎平之陽洞羅漢苗峒
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爲患者也若新貴之宋人威清平遠之
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番之八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遷或
土著之舊民也其他若新貴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

龍里之白苗貴定思南之短裙苗永寧募役之白猓平伐平遠
之狛猪都勻黔西之木老康佐會竹寧谷西堡之龍家都勻石
阡黎平之狛獍新添石阡之蠻人普安之棘人皆可以鞭箠使
者也其部落有轄於上司者亦有散處於州縣者其轄於上司
者貴陽所屬新貴則有中曹養龍白納虎墜喇平定番則有程
番土馬小程盧番洪番方番韋番臥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盧
山木瓜麻嚮大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乖西貴定則有平
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平龍里則有龍里水東大谷龍小谷龍羊
場脩文則有底寨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西堡寧谷鎮寧則有
康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募役沙營普安則有土官營等司
此上游之土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以言乎下游平越府所

街
貴

屬平越縣則有楊義、雍安則有艸堂、甕水、黃平則有巖門、重安、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行、丹平等司、都勻府屬都勻縣則有都勻、邦、水平、浪平、州、天壩、獨山則有獨山、豐寧、爛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鎮遠府屬則有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鎮遠縣則有土百戶、印水、偏橋等司、至於銅仁縣之省溪、提溪、馬羅、平頭則屬於銅仁府者也、安化之辨事、蠻、戶沿河、朗溪、土、白戶、縣丞主簿、覃、韓、偏、刀、水、土、巡檢、印、江、之、土、縣、丞、夔、川、之、土、白、戶、皆、屬、思、南、府、者、也、石、阡、府、之、石、阡、苗、民、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縣、丞、主、簿、則、自、屬、而、總、屬、於、府、者、也、黎、平、之、潭、溪、八、舟、龍、里、中、林、古、州、新、化、歐、陽、亮、寨、湖、耳、洪、州、赤、溪、西、山、則、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坪、黃、道、都、樂、施、溪、等、司、亦、屬、於、

府若此者世其土即世其民雖聯而憂分爭奪而戰攻苗蠻之患率釀於土司自昔然也

丁煒曰歷叙苗蠻種類較若列眉西南戶傳百濮考邇其詳盡苗蠻之患釀於土司滇黔皆坐此病

苗俗

十年幼學會披山海之經蚤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觀記未若今茲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既無姓氏之譜系孰察其詳賴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略試言大者莫過羅施即問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豺虎之倫制苗縛屬本是斷雕之習布囊籠髮而為角額肩被羊皮鳩杖鏤銀以稱苴更苴蠻長名頂冠竹笠食無兼味盤盃皆用狹皮病不延醫禳除但從祈禱

行軍則率然相應，揮尾斷頭。諺云：水西羅鬼，斷作字則蚪蚪。遺

文稱先則古。文字類書：千人馳鐵馬，張蓋可以招魂。時比尾質

交關刻木，堪為約信，重嚴密，善自云：虎豹在山，勁弩長矛，不畏

車騎，滿埜烏蠻，如此羣獠，可知腰圍纏幅布，不假鍼工，就喪祭

競屠牛，祇思砍鱸。神家屠喪屠牛，饗客茹毛飲血，蠕動之物，咸

嘗。白餅，蕙結蠟，埜植之竿，共繞。龍家婦結髻若蠟，飾髮圍爐臥

寒夕，夢魂飛去，不向衾枕搜求。苗皆無被，但欠火。席地宴嘉賓，竿酒傳

來，亦自觥籌交錯。無坐具，揮竿於酒而飲。新鬼大而舊鬼小，語任奚婆。

名亦降殃，而白降祥，十憑雞骨。持斧林間，翻拾橡，驅牛坂

上且高眠，醉鼓諸葛之銅，釀金賽社。諸葛銅鼓，蠻人寶之。冷吹媧皇之管

連袂踏歌。編竹為籥，短裙纒至，骨難拖。六幅瀟湘窄，瓊儂齊腰。

豈識五銖霧，靛然而盤，絲繪蠟亦自可人。編花於布，或抹粉塗

朱常多憐已。臨水自照。銀環雙，姍安酷似簾鉤。大而鬢髮一蒙茸，全

資馬鬣。以馬鬣雜髮，為髮而戴之。雖采蘭贈芍，為古聖之所不刪，而踰禮蕩

閑亦國人之所共賤，畢方獨脚，時現如鶴之形，履髻雙精，徒弄

吹燈之伎，欲寫鬼方之變，相難賁鉛，築以搜求，聊為襍俎之詞。

用發掀髯之粲。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拆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窳而

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歛

馬髮尾，襍人髮為髮，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

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裏以錦，故曰花苗。其人

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爲期無文字刻木爲信。燧結侏離陟岡巒躡荆棘捷如猿獠散處山谷間聚而成村曰寨。誅茅構宇不加斧鑿架木如鳥巢寢處炊爨與牲畜俱夜無臥具掘地爲爐蒸柴而反側以炙。雖隆冬稚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苳蔬間有稻皆儲以待正供。或享賓有終身不穀食者每歲孟春合男女於埜謂之跳月。預擇平壤爲月場及期男女皆要服飾料男編竹爲蘆笙吹之而前女振鈴繼於後以爲節竝肩舞蹈廻翔婉轉終日不倦。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資以女之妍媸爲盈縮必生子然後歸夫家以季夏爲歲首屠牛釀釀以祀天有喪則宰牛召戚屬遠近犇赴攜酒食以賻之環哭盡哀葬不

用棺歛手足而瘞之其十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乘是以愚之或宰牲磔雞或殺牛雖極貧亦必稱貸而爲之往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作必十或折茅或熟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髻髻著短衣色尚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屨惟遮覆前後俗與花苗同

拈羊苗

克孟拈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懸崖洞穴以居高者百仞不設牀第

諸苗之中以上四種稱淳樸憚見官有不平惟從其鄉老決

青苗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在鎮寧州服飾皆尚青男子頂竹笠躡草屨佩及婦人以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著之性強悍好爭鬪同於羅羅然不敢為盜

白苗

白苗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西苗服飾皆尚白性剋而厲轉徙不恒多為人雇役墾佃往往負租而逃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谷蘭苗

谷蘭苗在定番州性兇頑善擊刺出入必持鎗弩變黨皆畏

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犍婦人長犍縮髻祭鬼殺犬外則壘以木槽

九股黑苗

九股黑苗在興隆衛凱里司與偏橋之黑苗一類服尚青性尤兇惡處深穴披重鎧挽強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張矢無不貫常嘯聚為亂

紫姜苗

紫姜苗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狠詐而饕餮以十一月朔為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而解犯者以為

不祥嗜殺尤甚

短裙苗

短裙苗在思州葛彰以花布一幅橫掩及胛

天苗

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為上服衣短褻

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於外處之坎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

生苗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被俱

用斑絲女工以此為務牲畜不宰多措殺以火去毛帶血而

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

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虎傷十麻梳同

飾相殺以婦人勸方解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眾有獲則
中分之遇殺死出銀以償之被虜者必索金贖少則加以非

刑

陽洞羅漢苗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雙帶結於背

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泚水沃髮復滌之瀾申

婚姻先外家不則十他族遠者為生苗衣短衣佩刀弩小膽

輒操戈

黑羅羅

羅羅本盧鹿訛為今稱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
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

羅字一作羅
羅

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卽安民遺
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
戴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
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
拜錫鑲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
罵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
帛爲囊籠髮其中而束於額若角狀行則荷轆戴笠見其主
必左肩拖羊皮一方悍面喜鬪習攻擊尚氣力諺云水西羅
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強也亦有文字類蚪蚪書坐無几席
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枝抄飯哺許搏之若九以七躍
入口食已必滌臙刷齒以爲潔作酒盎而插以蘆管啣飲之

男子惟髻婦人束髮纏以青帶悉報窮通醜不惡也疾不延
醫惟用巫號曰大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
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歎則集千人披甲冒馳馬若戰以錦
緞羶衣披歎者尸焚於焚招魂而葬之張蓋於上盜隣長首
以爲宗得則不能祭期會交質無書契用木刻重信約尙盟
誓凡有反側剝牛以諭領片肉卽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
標槍勁弩置毒矢末霑血卽死

八番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直
頂作髻業畊織獲稻稊稽儲之刻木作白曰椎塘每臨炊始
取稻把入白手春之以寅午日爲市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

十月望日為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白羅羅永寧州幕役司及水百皆有之一曰白蠻與黑羅羅同而為下姓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蚘蟻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燕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灰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茶為業

打牙狔狔

狔狔其種有五矯而善奔輕命灰黨觸之則糜沸得肉厄酒即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傍無裳積謂之榻裙花布者為花狔狔紅布者為紅狔狔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以

棺

棺而不葬置崖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

木主於側曰家親殿在平伐平遠者為打牙狔狔剽悍尤甚

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為

棺葬之路傍

翦頭狔狔

翦頭狔狔在新添男女蓄髮寸許灰則積薪焚之又有豬豕

狔狔身面經年不醜與犬豕同牢得獸即昨食如狼在清平

者順通漢語聽約束石阡之苗民司黎平之八舟古州曹滴

司皆有之

木老

木老性狡悍善製刀初娶分寢既生子然後同處祀鬼用五

色旂遇節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漆都勻黔西皆有狎家之

狎家貴陽都勻鎮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躡屨好樓居有姓字衣尚青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以青布蒙髻若帽絮之狀長褶褶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絲布一幅右綴仍以青布襲之短僅及腰躡履亦於孟春跳月用絲巾編為小圓毬如瓜謂之花毬視歡者擲之在室舞而不禁嫁乃絕之以姿色定聘貲多至牛三五十頭喪則屠牛各親友以大甕貯酒執牛角遍飲必傾瀉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習陰陽家言葬用棺以傘覆其上期年而火之不上家以十一

月為歲首以牛馬雞牲骨用米糝和之以作醅至酸臭為佳以多者為富又多畜蠱毒夜飛而飲於溪有金光謂之金蠱蠱每以殺人如不殺人即反噬其主又歛百物之毒以染箭鏃中人血濡縷立歿性險譎嗜殺出入必負強弩帶利刀睚眦之讐必報近者勾遠賊為盜藪或聚眾出劫或禦人於途累行征勦然兵至則散兵去復聚難於持久後用鵬勦法稍寧戢蓋黔之患未有大於狎家者

狗耳龍家

龍家其種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為狗耳龍家衣尚白好依深林薦莽之間男子束髮而不冠善石工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為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

時立木於埜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既轉則女氏之黨以牛馬頰之方通媒妁或以柝擊白和歌哭昇之幽巖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馬鐙龍家

馬鐙龍家在寧谷西堡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尚白喪服則衣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簪束之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馬牛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

宋家

宋家蓋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為楚子所蠶食俾其人民而放之南徼遂流為戶即宋宣慰之祖也通漢語識文字勤於耕織男子帽而長襟婦人笄而短襟將嫁男家往迎女家率親戚

戚筆擊之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煇湯請浴

三日而罷喪葬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

蔡家

蔡家即宋人亦為楚所俘在威清平遠男子製氈而衣婦人以氈為髻飾以青布若牛角高尺許用長簪縮之短衣長裙以耕織為業喪禮殺牛宰牲吹蘆笙羣聚跳舞命曰作曼

土人

土人所在多有之在廣順新貴新添者與軍民通婚姻歲時禮節皆同男子間貿易婦人力耕作種植時田歌相答哀怨殊可聽歲首則迎山魘逐邨屯以為儻男子粧飾如社鞞擊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飲食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

播流裔

狴狓

狴狓一曰楊黃其種亦夥都勻石阡施秉龍泉提溪黎平潭溪新化歐陽中林亮寨湖耳龍里萬山之中皆有之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扇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笏以漁獵為業把忠以三月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指其牛馬以祭之婚喪以犬相遺

蠻人

蠻人在新添衛丹行二司性獷戾以丑戌為場十月朔日為節祭鬼為樂又有冉家蠻在石阡沿河司俗與蠻人同

陽保

場保播州之裔性奸狡其婚姻祭葬恐同漢人歿喪亦有艷思哀悼之禮龍泉為多

彝人

彝人在普安州土營各營男女皆冠片氊垢不沐浴與滇之獬獬同

峒人

峒人性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自隨飲食必鹽醬冬以蘆花為絮禦寒在石阡司即溪司者頗類漢人多以苗為姓在永從諸寨者常負固自匿然少為盜在洪州者地肥多稼而惰于耕作惟善剽劫常持刀挾弩潛伏陂塘踉蹌篁薄中不可踪跡又招致四方亡命為亂歲饑愈甚故黎平之

盜洪州爲最

丁煒曰一經一緯合纂組以成文殊俗殊方閱網繅如指掌
荆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諧詿恠之書遜茲詭異豈惟談
苑先資實爲職方纂要字當千緡讀宜百廻

黔風

盛德在木見月令之首頒迎春於郊驗條風之甫至漢家祀事
八佾舞以雲翹唐制春官三省賜來綵勝東京夢華錄仗擊土
牛荆楚歲時書紙裁春燕簇簇生菜佐餅登盤翩翩風蝶隨花
戲盪若夫弛金吾之禁放夜人行觀安福之燈踏歌聲滿傳柑
插柳樂正月之良宵麵蠶火蛾徵開元之遺事天津橋上李暮
爲吹笛少年漁陽聲中襴衡乃試鼓狂吏雲霄看燈火垂虹造

士之橋夜飲奪昆侖浮白將軍之座職方志在所不廢風俗通
自昔已然率土攸同黔風可紀朱樓畫戟高伍陣馬風檣五貌
繡衣千百番童楚女蘆笙六孔吹諧宮徵之音社鼓三通人作
鸚鵡之舞駝頭鳳聯制自苗村鶴焰鰲山擎來木老火樹星橋
之下九陌喧闐木爪金筑之間百蠻粧束於焉卜歲實維豐年
藉此觀風豈非樂土宜春帖子熙熙蜂鬧排衙寒把枝頭片片
雪飄沾屐扶竹筇而進酒正值太常之齋舍莠醬以立階喜見
鄉望之舊鬪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鬼國羅國
化行俗美因革莫拂乎人情遂井耕田昇平總歸於帝力爰
紀一時之盛聊當太史之陳

迎春詩

土犂秃速毛頰黃勾芒鴉髻鞭篁長千夫昇舉屨霧吐春帖
紅賦蠻花張岑牟摻搗次第起立部之伎何堂堂權輿一隊
老農態荷鉏毆犢東作強立旗大書豐年字蒙頭艸笠腰鶉
裳山謠秧歌語莫辨盱眙口眼羣相將逐隊結連各變化風
檣陣馬神飛揚藟童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兩褶或彈箏
篴弄箏笛或披甲冑揮戟槍或騎兕象佛子國或鬪珠貝波
斯羗壯者壁壘頗與牧美者嬌冶施兼嬌旋風豈類天魔舞
當筵不是成都倡最後一隊更奇絕身輕一鳥空中翔聳尻
翹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毫芒斑文狸走雲旂動游龍蜿蜒
來何方掉竿嫋索又一隊狎獍狔狔排兩廂村翁侏離女猱
鬼搖鈴跳月心顛狂金鍍雙睛銀貼齒假面獅子吟百涼

白樂

天有西涼伎詩
上句卽用白語鍾馗手拍銅綽板柳榆調笑隨白狼傀儡登
場乃如此何年演自宜春坊木瓜金筑接六詔一髮萬里西
南疆山青敢嗟瘡癘毒雪消且喜梅花香羅施之戲迎春曲
放衙觀者如堵牆他時採作黔俗記蘆笙夔鼓牂牁鄉春鐘絕句
春聲乍沸夜如雷報道寒花帶火開三寸酸黃相價賤一椀
菟醬竝傳來濟火祠前試綺羅奢香驛下舞婆娑夜郎塞
路人如螳大半番童藟女多城北城南接老鴉細腰社鼓
不停搗蹋歌角抵蠻村戲椎髻花鈴唱采茶白納烏蒙舊
有名水西柳畔是童阮奚官金勒連錢馬串作花燈蹀躞行
火樹星橋取次看硃書銀榜太平歡小鬟鸚鵡調香粒一
老獼猴挂釣竿雪後梅觥小雨涼連宵拊擋鬪新粧街泥

不怕沾裙屐蜀廟燒香賽竹王
米家燈樣巧功夫記得熙
筓好畫圖十二屏風燒寶炬
幾枝紅淚作珊瑚江郭風流
未可期紫泉春冶似當時
願將燈火年年事話興烏蠻木老
知

土官

明隆慶中貴州土司安國亭安智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
兵征勦弗獲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拱拱語曰安國
亭本爲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
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新院偏信智故國亭疑畏不服拘提
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謂敢犯朝廷今蠻族自相仇殺於朝廷
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物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殺蠻人肯東

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亭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
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
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要功張
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
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讐殺與夫違物之
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
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
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爲君其
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亭獻出撥
置人犯一照苗俗令賠贖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
子一削奪宜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亭

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勦
上疏辨冤阮狃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
威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勦國亭
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勦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
以自明矣於是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三近未至
而事已定矣

論曰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矣幸新
鄭獨持廟略乃得無事厥後西曰阿烏謎復挾安位以叛攻陷
大方城總督朱燦元走書撫之速皮前事謎以詢故老咸曰信
有之乃歛兵就撫如出一轍也吾因是而重有感矣馮猶龍曰
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原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

故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或脍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
成之反尙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國亭一事若非新鄭力爲主
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甚無謂
也馮子此言蓋有感於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爲後事師
哉

方言

拔父也一曰罷蒙母也一曰明的孩也努介食食也一曰儂射
忽往飲酒也一曰呵交努擬食肉也呵巴飲茶也呵應食烟也
賽米也及火也沱亦火也瓮水也大送春米也介雞也拜豕也
擬牛也一曰訛商訛放牛也麻馬也一曰米巴亦豕也猛巴趕
集也大弄曰午也條漢人也雅犇條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

雅道不得也。雨曰射婁。

父爲包，母爲蔑，祖爲大，食爲固，脈飲酒爲固，悖食肉爲固，窩
啜茶爲固，高雞爲歪，鴨爲呵，馬爲虐，犬爲磨，一爲序，二爲瘦，三
爲大，四爲布，五爲目，六爲逆，七爲索，八爲遮，九爲核，十爲完，織
布爲陶，打傭工爲陶，貢趕集爲拜，其喪祭爲白號。

父謂之索，母謂之咪，兄謂之皮，朝喪謂之良，握再飭謂之良，林
夕殮謂之良，喬飲酒謂之良，撈食煙謂之良，完坐謂之壤，行謂
之拜，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豕謂之廬，慕傭工謂之果，釜貿易
謂之果，介直趕集謂之拜，謁雨謂之汶，到晴謂之汶，良官謂之
貫。

上墳曰砍地，里送客曰勾業，管兵頭曰扶色，書辦曰慕施，佳

備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耕。

丁煒曰侏儻之音，譯以爾雅，知接引異類，當不讓冶城公耳。

治苗

阿溪者，清平衛苗，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多膂力，
被甲三襲，躍地起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蠻落。苗之弱者，
歲分畜產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
必謁溪請計。溪則要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爲賊，以應
命。於是遠苗咸憚。監軍總帥率有歲路，益恣肆無忌。時江官苗
以收鷸蚌利，明宏治間，巡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爲
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
通厚禮之，叩以時事。通疊疊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阿

何

溪爲大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且損威而吾族亦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爲阿溪通賂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庭叅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既出公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則上官汝爲居間辯而不服吾且歿汝矣曾伏地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爲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刺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頃瑞入公訊之如託曾者瑞屢顧曾曾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

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覓善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聞都堂何如曰懦夫無能爲也溪曰聞在廣東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如徐徐何遽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此公家牛若何溪曰焉有是我當購之瑞曰販牛者非土人恐難強之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優劣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云夢大網披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悅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曰王何得此美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巡官行

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請去佩刀恐新官
以爲不利溪刺去刀見曾會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
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
曰謂不能禽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禽溪
刺束手搏傷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安
論曰苗盜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爲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爲之補
救彌縫於外黨援旣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制當事
者非畏賊而偷安卽養賊以自重甚至勾賊以爲利其事之壞
大抵然也自非孔公力排衆議躬行延訪用王通之言借曾瑞
之力亦曷能不勞師旅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
取賊固得要領而其虛已從人爲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

後之欲弭盜者絕其賄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寧乎

平亂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來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
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
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勦旣授命則移鎮於重慶
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
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徵調之兵大集然後啟行最
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碁江入以叅將麻鎮
隸叅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
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伸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
徐世威等隸叅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

寧人以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叅議史旌賢監之而中
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境
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
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叅議張存
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
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珙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
油龍泉副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
內爲七牌五司遣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
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竝進以抵婁山
關爲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
師不可从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繫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

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竜昵則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
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爲
應竜婚媿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瀧澄修其修好之
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旣一非同築舍之謀
駐兵旣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翦其翼次伐其謀
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竜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
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
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
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旣憤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
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樸大聲疾呼而後勉強以應中情
怯也乘西賊之傲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

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稹，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懼懦之魯欽、馬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之所轉輓多艱，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蹇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况爲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莖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爲餽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虞者。兵法云：「圯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况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

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丁煒曰：用兵之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李王二公成敗異效亦定與不定之分而已。故追遡往事以示法戒，將二公先後勝敗情形兩兩比照，政如克國談兵動中窺會。

積穀

余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謀諸共事於黔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蓋將以防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

人稱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惟民之艱，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怡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善矣。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傲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久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為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暉有平糶法，以宏周給之仁，耿壽昌糶穀於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糶糶之弊，蘇轍連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又未見其不可也。况乎黔多石少田，山高箐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

狎橫狡獪，椎髻鴟舌之徒，而行旅之蝥穴於闐闐間者，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恒產之守也，非有土著之樂也，非有甌石之儲而聚脹之謀也。脫一旦雨暘愆，畊作廢，金灰粟生，衛瑾相望，即為之求轉移於蜀楚滇粵之間，是猶之渴而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第是也，明天欺汪戊間，安邦彥之亂，賊聞浹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鑒歟！方今邊陲綏靖，苗蠻向化，仰賴聖天子柔遠德意，以共樂昇平，自可以弗慮平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則未敢預計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隨勉其所有事耳矣。

丁燁曰：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先事預備則無奇實至奇矣。先

生始至黔卽捐俸倡糴本根深遠之計豈規目前者可及至以市價與商低昂尤爲變通無弊

鹽價

河東昆吾波斯屬賓于閩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出於井順慶之井久堙塗塤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瘡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志獨蔡寬腸哉當其匱也代之以狗擬擬之性辛辛以代鹹祇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卽遇其饑亦止沾唇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穉羹也尙安問其爲紫爲赤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巨桃也哉無他困於雕刀故

也鹽之真取於穀穀日賤而鹽不肯平十鐘不能易一斛安得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母亦牢盆之術未精管商之政未講耶不然卽輸滇淮而足之奚不可然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覈居奇之蠹則幾矣

丁煒曰黔無鹽故價昂而民甘食淡筴黔鹽者緩征覈蠹前外無他法矣雖然九州四裔之地莫不產鹽潤下正味夫豈獨靳於黔無亦川澤之奇有待而發歟先生撫黔休嘉淪洽地不愛寶當必有仙羊舐滷之瑞以受裁成者其拭目俟之

禳火

黔之俗編竹覆茆以爲居室勾連鱗次竈廩區井無異位其民貧冬月率蓆帽卉衣寒必向火故歷來多火災而列處城市者

爲患尤甚一遇火往往延焚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可撲滅民
若之當其將火也水先鳴水在城南曰南明河政黔誌所謂源
出定番流合烏江是也天不雨則鳴牛吼鼓擊聲聞十餘里鳴
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券焉於是謀之僚屬而思所以禳之
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水大鳴因之齋戒二日偕父老子
弟攜所具香盃豨醴祝南明河之水告祝融之神并禱於南將
軍之廟事甫畢水不鳴火亦卒不應而民賴以安

論曰按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
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又甚宋
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日皆來告災鄭祗
竈請用瓊畢玉瓚禳火子產不可曰天衛遠人衛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衛遂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木也
木火母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
產尚不肯用神竈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於天衛人
衛之旨歟且水以尅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
之火不亦附會誕妄之說而與梓慎之占大相徑庭邪雖然歟
陽修曰自古賢智之士皆爲其民捍患興利則治黔於今日苟
於理有所拂而於民多所濟吾何恤焉黔鬼方也俗信鬼神因
其俗而利導之宜 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生息此魯人較獵
之遺意而予之爲此或亦不至見譏於鄭子產也遂集黔之父
老子弟而書此以告之

丁煒曰善爲政者必合民情而宐土俗商利於民因而導之

可也况黔本尙鬼乎先生爲民請命精誠所格息水止火此
與漢史所稱滅火反風何異如必國僑是法則安石新法何
嘗不本周官無亦泥古之失反遜得於從俗歟

救火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子之治黔也以禳火之明日而
預爲救火之議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徒龜告廟鄭之
大爲社祈於四鄘十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鉤梯水器以二
十人爲率分衛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猶拾灌不用
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是
也曰斷牆伐屋魯之去表之橐衛還公宮鄭之司馬司寇列居
火衛行火所炊是地曰倉庫囚獄鄭之府庫慎守官人肅給鄭

之府人庫人各倣其事是也曰稽好驅駝鄭之使其寇出新容
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管室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
材是也曰城池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陣是也
予倣其意而行之然而魯鄭之救火一耳而惟於伍列登城授
兵登陣之說則略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
丸孱弱亦足羞矣脫一旦乘會變作事起倉皇不有武備以爲
意外之防其如鄭之疆宇社稷溱洧之士女何也而東里大夫
之用心又良苦矣黔孤城萬山苗蠻環處數年以來哀鴻初集
櫓槍未靖今日之因火以用兵蓋以僑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倣
其意而行之也

丁煒曰兵猶火也利每相因害亦相比從來好宄發難每以

揀火為名惟先事豫防則其謀詘矣先生精於經術救火之
議事事與魯鄭合轍乃獨詳於登陴授兵之說者其亦火烈
難犯之遺意歟

山水

黔跬步皆山然童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通又井幹之觀耳水
細矣而山亦不椎鋒攢鬣列犖确而為蹄轍之妨皆無足衛然
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
寶夾岷連壤負嶙相望龍井湧於北富水匯其南杜若洲邊扁
釣泉上偶一登臨為之旁皇追賞自威平而上山莫大於雞背
關嶺尾灑水莫迅於滴登盤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
淨山之至高者也楊老甕城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遊之

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遊之山分於省而麻哈重安
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印水直通巫峽羣山萬壑雖云盡
赴荆門未嘗不遡崑崙而趣大海也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
潛故井泉勃窣碧雲憑虛之洞飛雲香爐之巖得以分咏於昔
人而百盈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豎碑於淵底也其餘
一在一一壑惟石犇湍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
灑先之所未注時無柳子孰問鈇鉞之潭遊之客兒誰關石門
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伯匿其聲光以
待品題之高士云爾

丁煒曰黔陽山水奇者神運鬼工使得列置中州韻土高流
駭履當無停晷矣以迹在荒陬不獲齒遇方幅山靈亦若有

不幸焉是篇蒼撮佳勝爲黔陽開闢以來之山水盡播姓氏於人間讀者身在臥遊矣

牂牁江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牁牂牁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躋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岍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椽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爲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自牂牁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

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卽今之遵義夜郎卽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卽今日之烏江自遵過湄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址漢牂牁守陳立據思邛詔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旣在思南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椽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湄甕接壤而湄甕則且蘭舊地椽船於岍或卽此也若定番則去且蘭尚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椽船而步戰而牂牁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衝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則史記之言出邈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旣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衡里是以有此誤也

丁煒曰牂牁江卽烏江地在夜郎今爲桐梓昔唐蒙上書武

帝欲以夜郎精其十萬浮舟牂牁制越若泗城之水僅僅一綫何以浮樓船十萬之師哉先生考按詳明足正青螺之誤辨白題而識惡谷遜此精核矣

紫池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為廣鬱唐為貴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顧以貴州之名相類而謬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為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為一入橫州曰鬱江即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即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有

紫泉雖出粵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為紫池其亦可也毋亦志粵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今黔獨稱牂牁間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之後割其半以隸黔今之黃平湄潭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實相稱而易曉耳丁煒曰辨紫池必備核潯梧諸志不欲以疑事予黔也鬱江遯水牂牁總為黔水紫泉發源於是則名不當專屬於粵論極通方文兼古雋當與王弇州仲宣樓記竝傳

關索嶺

壯繆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於臨沮之難興弱冠為漢侍中

有父風武侯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傳志之可考者初無所謂索也是豈紀載之失耶抑亦烏有之談耶縱或有之不過一偏裨耳何以遂廟食於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必有足述者矣嘗試思之古者帥與率通方伯連率是也意渡瀘之役興也實從會駐師於此當時以關帥呼之又或有紀功之蹟以帥為率後遂訛率為索莫之攷正焉爾若夫馬跑泉之異未必非神明其說以訾蠻髦事既荒唐時無特識安得不妄以成妄耶

丁煒曰壯繆次子興為侍中既為武侯篤愛征討未嘗不從則渡瀘之役當在行間令非有駿代殊勳何廟祀所在不絕即滇黔諸稱靈異輒借關帥以神其說也通帥為率訛率為索蠻荒侏離紕繆往往如是拾遺之誤為十姨非尤其鄙陋

可笑乎或曰蠻人呼索為父或曰是嶺以關鎖黔滇故名茲二說者煒皆未之信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兩山側塞岍高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膠有風不波人佃居於石壁間接手援飲霧羃山昏寡見星曰少禽多鬼恠昔人鑿石疏衢縣緹以渡九驛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今有橋蓋里人葛鏡縛長虹架蹲鴟而思卒業焉既建旋圯再建復傾於是齋戒百日告黎峨之神徙竈鼉之窟率妻子刑牲醢酒於江上作誓詞以明志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水其言悲其背張如包胥之入秦庭慶卿之離易水也衣履穿決形容枯槁般倅為之感動流涕如是者垂三十年而橋成而葛鏡以

名異哉鏡也當治橋之難也窳窳皆者眾矣而矢成靡移蕩其家室之所藏一國非之不顧雖事無足循然亦可謂豪傑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嗚呼濟民利涉國僑無聞反不若草莖一善之行傳世而久遠是又葛鏡之差矣

論曰羊祜登峴山而悲傷杜預銘功於石投之漢水大抵所役役者沒世之名耳彼鏡匹夫也即不爲此橋而自顧其人能長留於天地乎家室之所藏能果聚而不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於獵名亦可矣

丁燦曰匹夫存心濟物於物必能有濟况鏡之毀家立名百折不渝者哉事雖眇小然視斷斷守財爲子孫飲博費者抑亦相去什百矣先生與人爲善特爲反覆論斷其序橋之險

仄也如鬼嘯雲阿猿鳴雪峽其叙鏡之苦志圖成也如寡婦夜哭逐客晨號傳神之妙直奪化工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纜二十四連鎖十
二山架八牧人入於中流分立亭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絕焉然
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
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西循畢節七星關而注於安南
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冲絕斷崖千尺湍激迅悍類天
設以界滇黔不知莊躄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墮溺明
天啟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仿瀾滄之制冶鐵
爲紐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

雲起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醜酒自酣樂傳箭遺弓尚驚喜
戰馬俱爲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其雄屠邊
下砦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
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冤
草只今異域來歸王高墩短塹俱已荒牧童驅羊上塋冢田
夫牽牛畊戰場惟有行人長嘆息聞說盤江淚沾臆
丁煒曰盤江之橋始不過短鐵懸渡耳近奉給水衡錢構造
制始完備輪蹄來往如履康道矣夫士簋之後繼以豆籩皮
卉之餘飾以黼黻天下踵事而工豈獨一橋哉先生明眼匠
心歷叙結構之工如共般侏櫺指至舍鎮寧坦道而務涉盤
江昔人置驛實有深意蓋必欲苗蠻之險與中國共之也論

中一筆道破政與明祖不殺奢香而令通九驛同意孰謂一
橋無關撫馭歟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嶺名黔人謂嶺曰坡在偏橋之東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途周
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矚之則首坡見立中坡前
後望首尾畢見起伏偃仰石垂烟接方沉澗心突凌峰頂行者
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鄉答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若
以謝客率徒干夫魚貫之如率然之陣矣以小李將軍圖之又
如神山重樓矣首坡遐眺林木蕭森秋花掩映離離蔚蔚乃在
霞氣之表中坡則素氣雲浮霧露沾人漾布垂巖懸河注壑浴
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橫黃雲稍熟楚人率彼婦子挽裳以獲小

嶺在旁狹狹遶側客過輒起立去則侏離盱眙相對語擔夫勞
瘁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山謂可聽也 上山牛角西復東下
山花開一簞紅半滑半乾石當路年晴年雨笠搖風 干構纏
腰布裹頭猿啼鷓鴣叫四山秋下來干尺商訛放牛也 衢固麥啖也 呵
交飲好自由 奈此翻漿白汗何趕場大弄日不停梭雞也
後嶺望前嶺雅務難行不好小坡愁大坡 層下蘆鳴月下跳搖鈴
一隊女妖嬈阿蒙母阿李父門前立果笕行人來路不遙曲意
亦難盡解大抵與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詞旨相類耳
丁偉曰嶺曰坡易之之詞也然以遷客勞人陟此則誠不易
矣黔之坡不可悉數惟大小相見以駭駭聯接得名地為苗

蠻出沒之所過客恒憂伏莽先生撫黔威德遍加魁結弭耳
畏途今坦途矣煒以已已夏過此擬有申詠以次紀行而鬱
紆延眺竟不能成一語今讀茲篇起仇齒舉之致恍在目前
文之曲折如意極類坡公未附蠻歌亦不廢滄浪之意乎

白雲山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遜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前有井名跪
井汲者必跪乃可得俗傳以為溪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蒲朱
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
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於紅篋一記疑之者舊矣半月之言明祖蚤知其不終
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為

行遜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且夕乎既入滇以依西平有不
聚仁宗既死高煦告變之時而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
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而沐不昔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蓋物
耶既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談京師而又久憇此
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亾程濟尙在何至煩飲食於鱗強神鬼耶
蓋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爲同寓僧竊夫自稱建文詣岑瑛言狀
瑛聞之藩司因繫僧竝及帝蜚章以聞詔械入京廷鞫之僧實
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
自其實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終既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者
得兌之歸妹又何以云大酋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不可
知矣

又曰懸國之事自神樂觀啟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
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結庵於白雲題詩於羅永兩入荆
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去來踪跡四十餘年何鑿鑿也况乎胡
澆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你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異詞乎然而
大可疑者據成刑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國君死社稷可云義
之正矣如必執行遜之說以爲可信殊不知死解土崩倉皇變
作君行地衛臣出水關痛哭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十二士誰
其從有而紀注之若是之詳耶東西南北恣意遊遊爲岑瑛者
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已易四朝而後發露乎兌之
歸妹既曰酋矣東歸而稱老佛遼鶴而葬西山不又與程濟之
占大相逕庭哉西內壽終斯亦巴耳而吳亮之退而自經抑何

故也。觀紅篋之陳蹟，實千載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車書於貞觀，燭影斧聲，只可依違於與國，且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褒程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是耳。至於牢落西南，長篇短句，謂出於好事者傳會之詞，可也。

丁煒曰：建文行遜之跡，鑿鑿其在滇黔者最久，所傳牢落西南之什，實題於滇之武定，獅山龍隱庵，庵故帝久駐錫處也。在黔羅永之詩，或出於好事傳寫，至若跪而汲泉流而獻米，此與釋氏虎跑木毬之說，何異其為不經附會，無足深辨，所可疑者，明祖之不為唐高臣平之不為敬業耳。夫立嫡以長，開創之君，必不忍首亂家法，而建文之優柔寡斷，久已無意光復西平，亦豈敢以南徼偏師，犯文皇英銳之鏢哉。惟歸稱

老佛既與程濟之占刺謬，而吳亮自縊，或與壽終之說，猥得先生從此窺出疑竇，直作一篇翻案文字，謂史氏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而諱成祖革除之非，論奇而理實，軌於正，嗚呼，安得起從亾十數君子與之論當日情事哉。

扁趺泉 賦附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瀏然清淺，廣不數尺，輕風徐來，波鱗微動，盡一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為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通志謂之為扁趺，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

而茲泉必以日計者何始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的突泉清泚噴吐端飛濤立爲歷下奇勝然濟水復流來自玉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涼艸塞既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酣遊人之屐思爲甃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問測暑於令史也哉

附賦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峰迴逕轉隱軫駢闐在彼中阿有汜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淩淩湖湖澹澹涓涓虎鬚方聚魚目更煎閑寒歷暑不知歲年置準其中以驗後先俛仰升沉因越因愆冀焚謝榮璣衡廢旋重黎解政常義寵占從景

徒測葭灰徒然蠃運周髀之磨儀渾顛頊之天磨朴脩墜而未精郭許晰理而難詮一日之內俄頃之間甫除甫棄倏滿倏蠲何必登觀象之臺臨鐵勤之邊商度次於壺遂較盈虛於巫咸哉此其所以爲百盈歟方其進也汜行及其退也坎止始焉不驟終焉不已如日之經猶星之緯莫測其源莫竟其委孰鍵其闕孰幹其裏大旱竭澤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圯呂晝呂夜呂施呂閉見兮磨游隱矣鳳舉神龍之肯屈岩伸至人之可出可處往而知返求而能以寸陰是惜尺度必軌不可得而抑其可得而徙即此其所以爲聖也歟吾聞水之潤地脈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鼻黃老驗炁以養生動則俱陽靜亦疑陰華池灌漱湧泉引伸齒

淫尾間坻漏金莖百蓄一蠅吐故納新散華斂樸翁虛闕清
按之澄泓汲之因淳節宣輔和樞紐調真縣此而推猶未可
勝潮有春秋之信木有開落之辰雁乘之而去來蕪候之而
蜚鳴抑聞聖水之稱不一其目琉璃之澁亳州之麓烏菴二
池武踏一掬巫山之峰竝此爲大要讀鴻書亦云扁泐語其
情狀比於鈞突惟厚德之難量斯佳名之屢託無怪乎聞至
錦鞍時停華轂空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而躑躅
丁煒曰安寧之潮泉一日三溢連州之割窟終朝十竭要不
若扁鈞之百數爲至奇也易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
信君子體之以常德行而習教事夫百盈數也歷終古之書
夜而不改常度信之至也

有常彰信於民而民懷之異時構亭請以君子命名而表扁
鈞曰信泉讀斯記者當與茂叔廉泉竝生慨慕云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渾洪屬怒濤湧波襄雷犇雲洩纓
纒帶阜不知幾何里而後戢志斂魄安步鋪光以至於層巖之
巔與石相參疊爲三而後下馮高作浪雲垂烟接白虹飲澗銀
漢到頃雖鄧艾繼匡天孫織錦豐隆奮地不是過也十丈之外
濺珠跳泳時時浣人衣裾風湍傳響於青林之下嶺援流聲於
白雲之上行李所逕驂停馬立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下有
靈犀泳游出沒踏碧臨晶固太貞之所不照古治之所勿挾者
每晨曦欲吐重霧上騰榮光塞河遮蒙掩映遙看素練跡儼有

無如永綃之被玉肌烟縠之籠皎魄尤爲曠絕不知何人鑄二大字於瀑下之石盤空旣奇斷骨尤巧矣聞舊有傑園時時遊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肆問清楚俛仰流連茹屋數間儼然荒落安得十日坐臥與林徒柯託雲客宅心也耶

丁煒曰瀑布之奇至雁宕龍湫廬山谷泉而止然皆飛流直下若夫白練橫鋪燭銀散布縱廣以數丈計而又挾轟雷之響噴古雪之珠碧潭搖空靈犀吼地則惟白水獨矣篇中刻意摹寫曲盡恫心駭目之觀筆力堅峭極似柳州諸記而道逸過之則本領殊也

桺阮

黔志所載養竜阮也在養竜司去貴陽百里壤接於烏江蓋以

馬而得名其事見於明臣宋濂天馬贊曰西南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竜阮在兩山中泓停瀟深開闔靈氣而蛟竜寶藏其下當春日始禰物情酣鬯土人立桺阮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竜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竜跡者則與竜遇謹其芻葷而節宜之暨產必獲竜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阮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闈而止精形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羈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

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與牧副使臣
高敬囊沙四百觔壓之人跨馬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
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
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
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
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尙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士
人要當爲不誣也肆惟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
入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環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
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
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

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
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克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
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
遣贖武窮兵以之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
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
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太乙翁聚通精靈
龍鬣盈鳧噫輕竹批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
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雷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
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清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駟太
霞五彩滿瑤京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
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爲之歌

嘗攷唐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龍鱗虺尾拳毛環自肉鬣
居帝闕二十年後西幸至咸陽馬入渭水化爲龍蓋亦類是矣
然而睠懷茲窟陳跡猶存烟霧不興驂騑寂寂過其地者望官
榭斜陽有咏嘆流連而不已耳爰作柳阮行以代招天馬之吟
非效王子淵語也

附詩

麴塵楊柳春三眠風晴絮飛鋪白氈兩山夾岍生楚煙
栗留鳴樹何翩翩拖藍一沼清且漣下有萬丈蛟龍淵牝驪
下嫁柔絲牽俄頃異物來蜿蜒晦冥雲物紛勾連神駒生長
烏江邊粵昔貢自洪武年載拜稽首蠻王箋其毛如雪鱗如
拳首高九尺花連錢歷沙八斛箭控弦奚官不用珊瑚鞭天
閑十二人喧闐爭誇此馬真無前天子下詔黃帕纏賜名飛

越峰以傳沙苑雲錦那竝肩王毛仲爾將徒然貳師將軍絕
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騫羅鬼嶺下奔紅泉但餘春水流濺濺
按圖索驥空盤旋老鴉關上斜陽懸臣濂之筆豐如椽高詞
更有青籐篇

丁煒曰阮號養龍則龍種當復不絕何今固寥寥也豈千里
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歟抑諸巨故狡黠卽得善馬匿不以
聞歟通篇全引宋文憲序頌止於末段一寓慨歎便覺全體
生動昔王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文字極類史記煒於茲篇
亦云柳阮行篇掩抑低徊意態橫出老杜韓幹畫馬行有
此神致

象冢

黑
明天啟乙丑水西安邦彥蘭州奢崇明糾合霑益烏蒙舉兵犯滇直抵馬竜鋒銳莫可當人鮮鬪志黔自戒嚴調陶士司兵會剿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出咆吼躍起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挫賊鋒人馬皆辟易復卷一悍賊擲天墜地蹙踏如糜賊咸披靡有神將乘機逐北獲全勝及暮收兵象尙勃勃其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創劇遍體出鏃餘三升遂斃滇黔之人德之爲封瘞立碣於馬竜南山之陽余爲之補銘辭於石曰惟茲有象見諸大易目細形龐鼻長齒巨肉兼衆獸膽隨四季生於曠堃育在坊肆動若雲徙靜如山峙七寶牀施五紋繡被厥性至靈頗知節義曾代舜耕亦奔尾燧授彼金函舉足拔刺教以拜舞瞠目不跪何讓英賢無嗚異類卽此

一戰安危攸繫衆皆束手爾獨攘臂羣寇奪魄三軍吐氣峩峩高且豐豐古碣血化爲燐骨理成玉餘烈猶生抱忠入地草青雲黃麟轄屬鼻

丁煒曰馬龍之役無象則幾無滇矣以一象而障全滇受鏃三升猶有鬪志此與而中六矢不動者何異昔明祖有書某不如象以媿元臣者斯塚存選悞將師可以媿矣異事傳以佳銘令烈象凜凜猶有生氣勝爲曹蚡李志仁言甚奇也

涵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東將折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爲涵碧潭煙雲演漾風日遲回穀軟鷗眠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間想上爲鼇磯石梁亘之昔

所築以障水也。磯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紫池人士讀書地也。左武鄉侯祠，斷碑巋然，記征蠻也。右繼摩閣，微雨佛燈，山僧往來也。闌光瓦影，下上參差，梵響磬吟，近遠互答。每春波搖綠，秋沚澄青，听柳乍垂，芹芽正弩，覽漁舸之泛泛，洗盃罍以臨流，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接羅可倒，安問習池。姓字如傳，何須漢水。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

丁煒曰：唐荆川評柳子厚諸記，以馬退山茅亭爲第一，謂其發穠纖於簡約，存至味於平淡，茲儒實爾神似。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攀躋於窮嶺絕壁之間，手胼足胝，雖夙嶺泉石者，莫不困頓踣躓，聽鷓鴣而生悔。

兩莊躋之多事也。東坡之陽，目飛雲巖，途次至此，則心中開豁，又皆裴回瞻眺，遷延徙倚，而不肯徑去，豈謂黔山無奇，足以禱人也哉。山下有溪石梁，亘其左，可作津逮，水聲瀝瀝然，餘溜風吹，雁次相綴，過橋立級，升之叩扉，空際插天，桀監童勢，爭高若招，圍之托霄上，忽而霧籠烟倭，擘累湧綿，離離如螺髻形，故曰飛雲也。旣陟，則門旁恠石，揖我以入，大於數百間屋，蛟蛇象由碧孔滴瀝而成者，上垂下伏，鬚甲皆動，而前三峰拱立，高與檻齊，僅及巖之半，石色青紅，各殊牽拂，相招向人，欲語聞巖性，好潔，昔有信宿於此，亦急垢者旣去，則瀑水突至，瀾漫山椒，而澗之再垢，復澗痕，何米俛之癖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萬本，梗柯叅連，橘刺藤梢，裁通逕步，老衲引觀殘碑於潭側，王陽

明一記雖剝落猶可辨日暮登車茫茫前路一帶惟童耳所
云帶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世遂索筆題二詩於壁

附詩

飛雲巖立翠子重草艸登臨日下春莫信人問惟吾嶽

須知天末有三峰秦灰漢壘羣仙宅雲陣花幢古佛蹤如此
奇山誰頌略會無七十二家封 粘天拔地湧明霞虎豹司
閭瀑布遮鬼斧神工峰口石紅酣白糝寺門花客兒遊屐何
曾到支遁禪栖梗是家跬步從前應自笑真同井底一寒蛙
將行又徧閱巖壁之待有前人一篇內數句云不知太始前
誰鑿鴻濛透造化才息竭茲奇恐難又寓中佳洞壑孰能出
其右舊題若薛積拂拭勞襟袖剗削真宰泣掉頭疑不受况
得鬼斧利一馬洗疲垢余立讀久之自顧急就章唐突茲段

必不免水淫之釁滂矣

丁煒曰天地清淑之氣至西南而盡洩於山水巖石飛雲天
巧極而人工詘矣一豈縱晒巖端遍捫碑碣竊濫作者雖多
能括靈奇之秘而得其神似者指末一二屈也鴻篇不作敖
牙硬語而澹遠蕭疎自為茲巖添毫顧也

雙井

伐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以炊則色紅
渡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道求哉帝閱異物志云盧
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
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閩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甘
一澹潛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者安之井其弟

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綆之左右斯爲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色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此焚子瞻所以歎酈衡先之何而笑李勃之陋歟又習安有胭脂井炊稻飣成桃花色鮮好可愛故得名然於義別無所攻蓋與景陽宮畔同名而異實也

丁煒曰井以欄分味以變別此豈以涪漢之水殊其利鈍者比哉問誰以蒲元之刀割茲白赤也造化鑄物真不可以常理測者短章諭著古勁無前可補寰宇記所未遠

碧雲洞

孰州出郭里許平疇交風淨山綠浪環溪繞陌清見赤頰沿綠

曲徑直造巖陰有洞憑焉筵衍忽裂齒頰皆露不知鴻蒙何年鑿也一屏當門灑青抹綠遊者摩挲拂拭疑爲古玉幽流旁洩澗澗作擊筑聲上有片石如泗濱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鉦叩之清越以長始入暗甚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然真人蹠趾坐息少定則劃然開朗天牕漏日下射層深毛髮可數黃腹下垂如斗瞿曇大士番僧之像各一或倚巖舞腹或踞石跏趺或蟠匡仰覩鬚貌如生絕壁千尺有龍升之長與之竟倘使葉公見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犇雷奪其氣魄望之欲止左方一徑甚微側仄窗欹足不可置前牽後挽蝟附螺旋而後達丹竈藥鑪無一不具安期耶羨門耶何以舍青城而穴處於此也巍然一塏拔地粘天鬼斧雖工憑誰著想漸進漸濕亦漸陞不

欲往亦不敢往乃緣巖而上可出洞頂俯視萬山川原歷歷乃復知有人世一僧爲予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亨蓋已信而有徵矣

丁煒曰歷寫洞中詭秘之景如數家珍王弇州遊張公洞記可以方駕夫天降嘉應河水先清地發人文丁溪成畫山川之靈與運會合水入洞爲泰運微理固然也

東山

九月旣望兩霽出東郭二里登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對峙山前壁峭崖懸莫可扳躋由北岡傾曲而上徑紆烟接援蘿尋葛陟於巔佛屋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憩遠廊西入大士洞穿竹塢而北坐危閣凭闌高矚山城周遭吞吐上下千峰霞舉萬嶺

雲起一郡烟火人家歷歷在目夫昔人矧此閣覽黔盛也而黔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亂以訖今日卽哀鴻甫集室廬相望貧則徙災則散其何以長有此盛乎善人爲邦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緩輯安全之也方五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覽其盛者由 聖天子止戈蠲租仁義涵煦之深也僧梅溪郡人能詩善言黔遺事余聽之不禁太息云

丁煒曰偶爾登眺無限低徊與歐公豐樂亭記同一與會

甲秀樓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涌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烏得有完樓哉蓋江公而

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年而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涌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間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惟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歎於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勦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亾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

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躋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羸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於後世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借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甃墁釘於匠與功於已已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漁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

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土之文章七之不盡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

丁煒曰斯衛絕續之交不可無人漢儒訓故實於宋儒有守待之功未可妄肆評議也先生記樓而乃經學理學隱然以斯道薪傳自任樓之興廢關乎黔之人文盛衰建樓卽以興學江公而後得有先生是天之欲以斯衛大造黔土也

大文公而後得有先生是天之欲以斯衛大造黔土也

